

天回醫簡釋讀四則

陳 劍

（四川）成都中醫藥大學中國出土醫學文獻與文物研究院

摘要

天回醫簡的兩「樵」字，皆係「樛」字形近之誤或「習慣性訛混／混同」，讀為「臍」。「河潛」讀為「潏概」，意為「稠稀」，可與馬王堆帛書有關文字相印證。「撚」字意為「拌合」，應讀為「挺／埏」。「過瀘」類義之「洩」、「搜」，皆應讀為「縮」，可與北大秦簡醫方有關文字相印證；個別「酒」字則應讀為「（以液體）調和」義之「洩」，從中可見諸字詞間的複雜關係。

關鍵詞：天回醫簡、樵／樛／臍、河潛／潏概、撚／挺／埏、洩／搜／
縮／酒

Four Research Notes on the Tianhui Medical Manuscripts

Chen Jian

(Sichuan) China Institute of Excavated Medical Documents and Cultural Relic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e form (樵), which occurs twice in the Tianhui medical manuscripts, should be seen as a scribal error for *zui* (樵), or even transcribed as *zui* (樵). The *hegai* (河澹) should be read as *geji* (哥概), meaning “thick and thi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xt in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The character *nian* (撚) denotes a word meaning “mixing,” thus it should be read as *shan* (撚) or *shan* (撚). The characters *sou* (搜) and *sou* (搜), which denote a word meaning “filtration” or something similar, should both be read as *suo* (縮); This rea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edical prescriptions from the Peking University Qin bamboo manuscripts. A very few examples of the character *jiu* (酒) should be read as *sou* (搜), meaning “to mix (with liquid),” reveal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characters.

Keyword: Tianhui Medical Manuscripts, *qiao* (樵) / *zui* (樵) / *juan* (牆), *hegai* (河澹) / *geji* (哥概), *nian* (撚) / *shan* (撚) / *shan* (撚), *sou* (搜) / *sou* (搜) / *sou* (搜) / *suo* (縮) / *jiu* (酒)

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竹簡整理過程中，我曾應邀通讀書稿並提供一些意見或建議，大多已為《天回醫簡》一書所採納吸收。¹限於體例，有些牽涉較多的釋讀問題在該書注釋中難以詳細交代。因此，我徵得整理小組的同意，草此文作為對書中若干意見的補充說明。

一 「樵」

天回醫簡《治六十病和齊湯法》之「十二」「治寒熱」方下：

· □汗寒熱。取瞻諸一，圭（桂）二尺，薑（薑）五果（顆），漆（漆）一合，肉醬（醬）一升，牛膂肉三升，麻垓（𣎵）三升，藥垓（𣎵）三升，_{76/203}鹽一升；穀〈穀〉_L、達漆（漆）_L、柳，莖（剉）之各二斗；精村〈刊〉_L（其）肉，漆（漆）而炙之令黃；取貴（賈）、藥汧（研），得汁六升，合而樵_{77/149}之孰（熟）。淖炊黃粱飯=（飯，飯）而食樵，已（已）飯，禽（飲）美酒。已（已），煮穀〈穀〉_L、飴（𣎵-微）漆（漆）_L、柳，浴之，溫衣而臥，令汗出，_{78/146}稍去衣。欲食，淖炊黃粱飯，亨（烹）□□若羊羹，食毋自令厭。毋出戶，十日反（返）故食。_{79/145}

其中兩「樵」字原作：



前一形的中部不太清楚，後一形則確為「火」旁。全字釋「樵」，從字形看挑不出什麼毛病。但問題在於，據「樵」原字作解，簡文實讀不通。原發掘整理者曾謂：

¹ 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

簡149、146「合而樵之孰（熟）」，「樵之」為齊語。《公羊傳》桓公七年「焚之者何？樵之也」，何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²

按如此理解，該處作動詞者尚勉強可通；但上舉簡文後一處「食樵」之「樵」作名詞，要說它又再引申作「以樵薪燒／炊熟之食物」義，則既未見他處「樵」字有此類用例，又其引申途徑亦甚特別，似難舉出同類例證。古漢語中此類與食物相關並兼有名動兩類用法之詞，如「粥」、「羹」等等，多為「某類食物」與「做某類食物」的意義關係。「樵」字與之顯然大為不同。如考慮將「樵」破讀為他字，亦難覓合適者。

結合文意，尤其是據後文「羊羹」云云來看，可以斷定，此兩「樵」字皆應係「臠」字形近之誤而讀為同聲符之「臠」。《說文·肉部》：「臠，臠（臠）也。」段玉裁注：「李善引《蒼頡解詁》曰：臠，少汁臠也（引者按：見《文選》卷二十七曹植《名都篇》「膾鯉臠胎蝦，寒鰾炙熊蹯」注）。曹植《七啟》曰：『（臠江東之潛鼉），臠漢南之鳴鶉。』」少汁的肉羹曰「臠」，烹煮而成少汁肉羹之動作亦曰「臠」，正與上述簡文兩字分別為名詞與動詞此點相合。

再來看字形關係，亦頗為自然直接。出土文獻中的「臠」始見於秦文字，其下本作从「橫弓」之形。該部分逐漸變化、筆畫斷裂開，遂與「火」形甚近。如下所舉：



秦陶文「臠亭」（《古陶文彙編》5.309、《秦代陶文》1305）³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二十七年質日》0308/33正肆



《里耶秦簡（壹）》8-1578

²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文物》2017年第2期，頁57。

³ 秦陶文「臠亭」舊或誤釋為「焦亭」，多位研究者早已正之。參看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卷四，頁1983-1985。近年仍有研究者堅持釋「焦」之說，非是。見后曉榮：〈秦市亭陶文性質的新認識〉，《考古學報》2019年第3期，頁364。又下舉北大漢簡《蒼頡篇》17的「臠」字，原整理者亦誤釋為「焦」。凡此亦皆可見「臠」與「焦」兩形之相近而易致誤認。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457



北大漢簡《蒼頡篇》17 (76  下作一般之「弓」形，漢代文字多

見，即「雋」形之所自出)




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簡3「鹿雋（鴈）一鼎」



馬王堆三號漢墓遺冊簡81「鹿雋（鴈）一鼎」



類形與前舉所謂「樵」形上半之 ，其最下方皆由四小斜筆組成，顯然甚近易誤。

就文意而言，分析簡文前半部分所取用諸藥，「穀、達漆、柳」係剉之而備後文所述煮取其水以為浴者；其餘諸物即所「樵（樵（鴈））之熟」者，液體部分僅有「汁六升」，而固體物「瞻諸一，桂二尺，薑五顆，漆一合（此又漆於牛膂肉上），肉醬一升，牛膂肉三升」外加「鹽一升」，應已差不多與液體部分分量相若。如此煮熟之後所成之物，正係「羹」類中其汁偏少之「鴈」。⁴

由此再回過頭去想簡文「飯而食鴈」語，亦於義最合。關於「飯（食、主食）」與「羹（『下飯菜』）」之關係，我以前在討論《上博簡（五）·三德》13「『食』與『羹』對舉」的「惡羹與食」語時曾謂：「在先秦時期，跟今語與『菜』相對的『飯』或『主食』相當的詞，在『飯』出現並廣泛使用之前，正是『食』。跟今語作為佐食菜肴泛稱的『菜』相當的詞，用得最為廣泛普遍的，正是『羹』。」「『食』可以作為飯食菜肴等所有食物的總稱，也可以專指黍稷稻粱等穀物所作的飯食、主食……古書常見『羹』與『食』連言或對舉，分別即菜和飯。」「對於普通人的日常飲食而言，一飯一羹相配是最平常的，所以『羹』其實就跟今天的『菜』相當。」⁵前引簡文「淖炊黃粱飯=（飯，飯）而

⁴ 關於古代的「羹」，研究者已總結謂，「羹是調味熬煮、用米或麵調和而成濃湯或薄糊狀的食物」，「羹通常是肉、菜加米、麵熬煮成濃湯或薄糊狀的食物」云云，參看後注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文中所引。

⁵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收入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39-242。

食樵〈樵（膳）〉，已（已）飯，畬（飲）美酒」云云，「黃粱飯」相當於今天所謂「主食」，「膳」（以及後文的「羊羹」）則相當於今語所謂「下飯菜」，二者合而為完整的普通一餐，故簡文謂「飯而食膳」云云。至於下文緊接的「已飯」，此「飯」字則係籠統意義的、泛指的「喫飯」（猶今語「喫飯」亦可有兩義，如「光喫菜不喫飯」與「中午沒喫飯」之比）。《治六十病和齊湯法》簡108謂「到莫（暮）乃食」（食，食）飯毋羹」，亦「飯、羹」對舉，且前一「食」字亦為一般意義之「喫飯」義，可與此相聯繫印證。

如上理解，簡文方可謂各方面皆「落到實處」、「若合符節」。

同樣的「雋」與「焦」相混之例，還見於北大漢簡。劉建民先生曾指出，《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反淫》簡28原整理者釋為「鷦」之字，應改釋為「鷦」，讀為「駿」；連下字即「駿驤」，是一種類似山雞的飛禽。⁶其說從文意看是非常可信的。但所謂其字「左側偏旁的下部並不是『火』旁，而是橫寫的『弓』」云云，此則未必。試對比該字與同篇「焦」字之形：



《反淫》簡28



《反淫》簡3「焦」字

可以斷定，其左半形應該還是「焦」，原整理者「鷦」字之釋是合於字形的。但這部分確應看作「雋」之誤寫，與前述天回簡之「樵〈樵〉」同例。

更為典型的，則是湖南沅陵虎溪山漢簡《食方》中諸例。該篇中有不少「膳」字亦訛寫作「膳」字，⁷今舉字形較為清楚的數例如下：⁸



《食方》簡52「為馬膳方」



簡264「為牛膳方」



簡237「為羊膳方」



簡116「膳令黃」

⁶ 劉建民：〈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札記二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05-106。

⁷ 此承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生陳寧指示，謹誌謝忱。

⁸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

末一例「臠」字亦作動詞，與天回簡之例相合。其右下皆係「火」旁，亦正可與上文所論諸例合證。⁹原整理者逕釋為「臠」，嚴格說來不夠準確，並掩蓋了相關字形關係。研究者亦或注意到此並有所討論，如高一致先生謂：

從簡文來看，「為某臠方」是一種烹飪肉類的方法，「臠」則可能是某種具體的烹飪方式。簡文中「為某臠方」之「臠」是因為形近而被抄寫者混用作「臠」，來表示少汁的肉羹的含義，還是另有它義，尚待考。¹⁰

現在我們將以上不同時地的幾批材料聯繫起來看，也有可能這並非偶然的書手個人寫「誤字」，而係當時比較普遍的作偏旁之「雋」就可以「習慣性訛混／混同」為「焦」。¹¹殆因「雋」形相對比較少見，故容易變作更為常見的另一形近之一般形。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更多材料的說明（故前舉釋文仍暫作尖括號以表示係誤字）。

二 「河澼」

《治六十病和齊湯法》：

六十 治泄而煩心。煮漿（漿）三斗，適病者酸淡，父（叟）沮（咀）白微（薇）三撮，入中炊之；三沸而抒，去宰（滓），清，取汁十二升，炊之沸；因取析（浙）¹⁹⁶汰（汰）米一升，釀以為糲（粥），炊之，適升（其）河澼，抒歠（啜）之，及以升（其）漿（漿）饗（餐），可也。糲（粥）盡，有（又）復糲（粥）如前，數為之，三日，已（已）矣。¹⁹⁷

「河澼」兩字皆難解，需要討論。

⁹ 另外，該篇中還有簡116、127兩例原釋「臠」之字，研究者已指出當釋為「焦」，亦即與此所論「臠（臠）」字無關。見姚磊：〈讀虎溪山漢簡〈食方〉札記（九）〉，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661，發表日期：2021年3月17日。

¹⁰ 高一致：〈虎溪山漢簡《食方》拾遺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653，發表日期：2021年3月12日。

¹¹ 有關文字現象，研究者或將其大別為「個人異體」與「社會異體」（也可說「臨時異體」與「習慣異體」）兩類，並有較詳討論，可參看。見袁國華、蔡忠志、吳長青：〈武威漢代醫簡異體字構形及其價值研究〉，《第三十二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2021年），頁53-70。

據上下文意，尤其是「適」字用法，首先可肯定的是，「河」應讀為「潏」。《廣雅·釋言》：「潏、澹，淖也。」王念孫《疏證》：

《說文》：「潏，多汁也。」又云：「澹，潏泥也。」《淮南子·原道訓》「甚淖而潏」，高誘注云：「潏亦淖也。饘粥多瀋者謂之潏。」《兵略訓》云：「道之浸洽，潏淖纖微，無所不在。」《眾經音義》卷十一引《通俗文》云：「和澹曰淖。」鄭注《士虞禮記》云：「淖，和也。」

《漢語大字典》「潏」字下略引此並立義項「黏稠」；段注「潏」字下亦引上舉《淮南子·原道》及高誘注，謂「按今江蘇俗語謂之稠也」，皆嫌不確。高注已明謂「（饘粥）多瀋」，則其義應係偏向「稀」的一面而非「稠」。

同時，我們說簡文「河讀為潏」，僅係就溝通用字關係而言；從文字學層面講，此「河」亦可不必認作河流之「河」字再「假借」而為「潏」，而就應將其與「潏」看作一字之繁簡體。猶如《說文·欠部》「歌」字或體作「謌」，而春秋金文等古文字中作「訶」，後者亦可不必看作「大言而怒也」（《說文·言部》）之「訶」字「假借為歌」，而就是「謌（歌）」字異體。其間關係，皆即聲符繁簡不同而已。

「適其潏澹」猶上文「適病者酸淡」，同樣用法的「適」字簡帛醫書多見，如本篇127「卅（三十）七治嬰兒癰方」謂「適（藥汁之）寒溫以浴嬰兒」，131謂「適（藥汁之）寒溫，盡飲（飲）之」云云。「適其潏澹」即「使其（謂「粥」）『在潏澹的方面』合適／適中」。由此推測，「澹」字之義應係與「潏」相對之「（粥）少瀋／汁」亦即偏向「黏稠」的一面。

「澹」從文字學上看應即「溉」字異體、繁體，出土文獻中多見，或用為「既」，或用為「溉」或「暨」，皆講不通前舉簡文。古書和出土文獻中，經常與「既」聲字相通之其它聲符之字，還是不少的；但於此可先不必遠求，試在从「既」聲之字中尋找，即容易想到「穧」字。

《說文·禾部》「穧」字訓「稠也」，段注：「《漢書·齊悼惠王世家》劉章言耕田曰：『深耕穧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引伸為凡稠之稱。」按顏師古注云：「穧，稠也。穧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穧音冀。」古書中「穧」字頗為常見，並不生僻。或與「疏」反義連文，如《列子·湯問》：「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張湛注：「疏穧如其步數。」陸德明《釋文》：「穧音冀，稠

也。」《齊民要術》一書中講到作物種植時，用「概」字之例多見，或「稀概」反義連言，如《雜說》：「穀，小畝一升下子，則稀概得所。」其字亦作「穰」（亦或作「穰」，見《集韻·至韻》），即「概」改換聲旁之俗字，如《齊民要術》卷八《作豉法》「令稀穰均調」，¹²與「稀稠」同（《齊民要術》卷三《種葵》：「日日常拔，看稀稠得所乃止。」）。時代略晚的古書中亦多見「稠概」義近連用，常用以形容星辰等。又《齊民要術》卷十《檳榔》「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概」字亦與「稠」用法同，如帛書《養生方》66等有「以藿（藿）堅稠節者爨之」云云。後世亦多有「概節」的說法，謂植物之莖節稠密。其字亦或作「槩」，如舊題晉戴凱之《竹譜》：「簞亦筴徒，槩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簞。」

「概」字由「（空間上的）稠密」義引申為「（溶液、流體類的）黏稠」義，與「稠」、「稀」兩字引申脈絡亦正同。《齊民要術》卷八《作酢法》：「粥稠則酢剋，稀則味薄。」又《治六十病和齊湯法》107-108：「……以汁和無（蕪）荑、狼牙，令如稠饘（粥）。……」後世古書包括醫書乃至直到今日，以「稀稠」描述「粥」者皆習見，自可不必贅舉。更準確地講，所謂「（空間上的）稠密／稀疏」義與「（溶液、流體類的）黏稠／稀薄」義，亦可不必執著於「稀、稠、概」三字从意符「禾」之所謂「本義」而說為「引申」。更可能符合事實的表述應為：「稠密／稀疏」與「黏稠／稀薄」，其意義關係密切，本即同一詞；「稀、稠、概」等字，無非係從「禾穀之稠密稀疏」角度取意造字（「稀」此詞出土文獻最早見於戰國簡，其字僅作「希」，後始加意符作「稀」，亦可聯繫參考）。此亦即所謂「字的本義不等於詞的本義」、「字形所表示的意義往往要比本義狹窄」之例。¹³

如上所論，則「澁」所表示者，即「概」用於「（溶液、流體類的）黏稠」義之詞。進而言之，其字殆因用於「溶液、流體」故从意符「水」作，亦可不必認為係「溉」字繁體假借為「概」，此正與前述「河」之與「潑」關係相類。

再由下述例，可以大大堅定我們對如上講法的信心。

帛書《五十二病方》「白虎（癰）方」之「一方」：¹⁴

¹² 參看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頁34、頁445。

¹³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44。


¹⁴ 下引釋文注釋皆見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下文簡稱《馬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38-239。此下所引釋文略有改動。

（前文甚長且多殘，略）此藥已（已）成，居唯十【餘】歲到【□】歲，俞（逾）良。【藥】₁₂₆而（如）乾，不可以塗身，少取藥足以塗施（癰）者^L，以美醢漬之於瓦編（甌）中，漬之□₁₂₇可河，稠如恆，煮膠，即置其編（甌）於稊火上，令藥已（已）成而發=之=（發之。發之）□□□塗，₁₂₈□罌（罌）以布，蓋以編（甌），縣（懸）之陰燥所。十歲以前藥乃乾。₁₂₉

《馬集（伍）》注調：

河，原釋文讀為和。今按：此說可疑，待考。

稠，原釋文作「稍」。原注：稍，漸。今按：稠，密也。這一句的大意是，變乾的藥通過浸泡恢復原來的密度。

覆按原形（），《馬集》新釋之「稠」字極為可信。該文於我們此處所論問題很關鍵。按據前文所述可知，此「河」字亦正應讀為「潏」。其上下文句應斷讀作「漬之□可，河（潏）稠如恆煮膠」（「漬之」下殘失之字可設想為「適」之類），或「漬之□，可河（潏）稠如恆煮膠」。¹⁵因有缺字，究竟哪種斷讀標點符合事實，尚難論定。但我們想要強調的重點在於，「河（潏）稠如恆煮膠」語是一定要連讀的。其上下文大意係謂，用醢將前已變乾之藥逐漸「泡軟泡開」，又由醢與藥之比例、浸泡時間的長短等因素決定或者說節制，要使其「稀稠程度」正好達到「象一般煮開的膠那樣」（《五十二病方》「（以某）煮膠」數見），「然後就將容此藥之甌置於稊火上（煮）」云云。

上述「河（潏）稠」與「河（潏）澮（概）」合證，遂可對前述看法更為堅信。再繼續尋繹，居然又有意外收穫。《五十二病方》「四二痂」條之一方，《馬集（伍）》頁276-277釋文注釋作：

一，冶雄黃，以麋（麋）膏脩（脩），少𦵏（𦵏）以醢，令其□溫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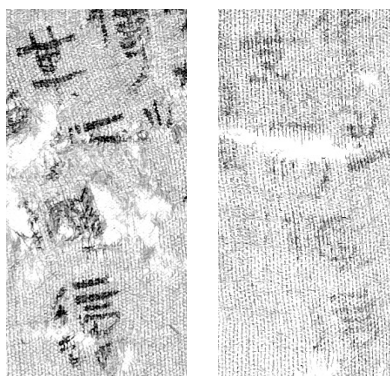
¹⁵ 此正好「可河」連文，難以排除「可」字係因與「河」形近而生之衍文的極端可能性。類似形近音近衍文例出土簡帛中多見，參看蔡偉：《誤字、衍文與用字習慣——出土簡帛古書與傳世古書校勘的幾個專題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19年），頁199-204。

傳=之=（傳之。傳之）毋溜（流）。先孰（熟）汧（洗）加（痂）以湯，
乃傳。^{348/338}

注釋：原釋文「溫」字之釋可疑，待考。

按：注釋對所謂「溫」字之疑，是很有道理的。其形從圖版看，完全不能確定係「溫」字；就文意而言，此文並未講到「加熱」之類，亦即其成藥過程本與「寒溫」無關，則所謂「溫適」云云即無從談起。承前所講考慮，則據此文調調和成藥後需「傳之毋流」，顯然亦係所謂「黏稠度」問題，與「稀稠」密切相關。

《馬集》的《五十二病方》篇，是由廣瀨薰雄先生負責重新整理的。在他所作釋文注釋的初稿中，曾將所謂「溫」前之字釋作「汧」（即上引正式出版時改為缺文號者），注釋並謂「汧，根據反印文可知此字从水」云云，這是很正確的。對照反印文，完全可以斷定，所謂「□溫」，亦正即前文花了很大力氣論證的「河（潏）潏（概）」，以此代入原文，可謂文從字順。「令其河（潏）潏（概）適」的講法，亦與天回簡「適汧（其）河潏」相類。如下對比圖：



原帛

反印文

其處原帛片已頗有皺縮、移位。反印文中，則「可」旁的上橫筆和右下部分筆畫，以及「潏」字右下的「旦」形（尤其是最後一長橫筆），尚皆頗為明顯，可以對應上。

三 「熬」

《治六十病和齊湯法》之「卅（四十）六治消渴」：

・ 禾（其）一曰，取稻米一斗，粉屑（屑）之，種（種）麥一斗，粉屑（屑）之，澤烏（瀉）二升，¹⁵¹□□□□種（種）二升，榆葉屑（屑）之三升，皆合；取棗一斗，去核，齏（齏／齏-搗）之以撚之。¹⁶日三餐（餐），度（洩）多則常餐之（餐之，餐之）毋以酒（酒，酒）¹⁵²使人懷，它皆可。……¹⁵³

其中「撚」字用法較為特別。按其一般意義，如所謂「執持」、「搓撚」、「接續」或「足蹂」等等，皆講不通簡文。

分析上下文意與句子結構，「搗之以撚之」的前一「之」字，指代「棗一斗去核者」；「以撚之」實即「以之撚之」，「以」字下承前省略或者不必說出的賓語「之」，係指代上文所述「棗去核而搗成者」，亦即醫書多見的「棗膏」、「棗脂」或「棗泥」；末一「之」字，則應謂前文所述諸種已「粉屑之（指稻麥）」、「屑之（指榆葉等）」之物。該句亦可斷句標點作：「取棗一斗，去核齏（齏／齏-搗）之，以（之）撚之。」後文「餐之」的「之」，即承上指以「棗膏」「撚」諸已「（粉）屑」者而成之物。

據此聯繫醫書常見講法，「撚」應與「和」、「弁」一類詞語意義相近，謂「（用棗膏）拌合（其他藥物）」。¹⁶如《五十二病方》48：「嬰兒病閒（癰）方：取蠶（雷）尾〈戾（矢）〉三果（顆），冶，以豬煎膏和之。」《養生方》46「以蠶（蜜）若棗脂和丸」，《養生方》79「而以邑棗之脂弁之（指其前所述藥物）」，《五十二病方》21「一，久傷者，齏（齏）杏蠶〈覈（核）〉中人（仁），以職（職）膏弁」云云。又帛書《房內記》20-21「以蠶（蜜）若棗膏和丸之，大如蘗」，《房內記》25「以棗膏和丸【之，大】如蘗」，亦其例。其事則與「丸」相類，簡帛醫書中可相印證者，除上舉數例已見「丸」字者外，又如《治六十病和齊湯法》74-75「以棗膏完（丸）之，大如起實」，72-73「合和，以清膠完（丸）之，大如起實」，等等。據此循音以求，「撚」字應讀為「挺」（其字又作「埏」等）。

或許有人會覺得，「撚」字就可用其最常見之義即「（手指）搓撚」作解，放入原文可通。這其實是似是而非的。後世古書中有些看起來與簡文「撚」字有聯繫之例，如〔唐〕菩提流志譯《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二十一「以心真

¹⁶ 「齏」字《五十二病方》亦多見，與字書「齏」、「齏」等為一字，皆即「搗」之異體，參看王挺斌：《秦漢簡帛文字續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166-167。

言撚丸藥，丸如酸棗銀合盛」，唐不空譯《一字奇特佛頂經》卷一「以右指撚為丸」等等，其所言將某對象加以「(手指)搓撚」，都是有很明確的結果如「成丸」之類的；此義的「撚」後來被「捻」字所取代，¹⁷後世醫書中亦多見「(將其前所述藥物)捻作丸」、「捻作餅子」一類說法，與上述「撚為丸」之類相合。但此義施於簡文卻不通，因作此理解，則前舉簡152「餐之」的「之」所承上指代的對象，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其前所製藥物究竟為何種形態等等，皆大為不明。

我曾討論過《五十二病方》多見的「𩚑」字，如「痂」題下356/346行：「一，奪（𩚑／壽-擣）慶（蜣）良（螂），𩚑以醯，封而炙之，蟲環（旋）出。」因有關材料與此所論關係較為密切，詳引如下：

分析歸納「𩚑」字用例，其義皆謂「以某𩚑某」，後者多為各種細碎的或粉末狀的藥物，前者包括「醯、戠、血、脂、膏」等，多為液體或流體、半流體；「𩚑」字之義，除了原整理者所謂「攪拌摻合」外，應還含有將諸藥物調和成糊狀物（以供作敷用）之義。前首先舉出的356/346行之文，《馬集》注引劉欣（2010：117）謂：「在醫籍中，蜣螂和醋並用常用以治療瘻瘡。如《千金要方·痔瘻》：『治諸漏方。……燒死蜣螂末，醋和塗。』（下略）」「和」字亦可相印證。由此結合其讀音考慮，這類用法的「𩚑」字，顯應與其基本義為「以水和土」的「埏」字有密切關係。

「埏」字亦或作「埏」、「撚」。王弼本《老子》第十一章「埏埴以為器」（《說文·十三下·土部》：「埴，黏土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埏」（《說文·十二上·手部》「埏」字段注以「埏」為埏埴之「埏」的「俗字」），引河上公注謂「和也」、「《聲類》云：『柔也。』」；帛書甲本作「然」（110行），乙本作「撚」（52/226上）【補按：北大漢簡本《老子》148作「埏」】。「𩚑」與「埏」等字讀音極為接近。「埏埴」實包含「以水摻和黏土使之黏結再加以揉搓、拍擊或踩踏」這一完整過程，上舉帛書諸文句，則係以「脂、膏、血、醯、戠」等摻和藥物，再加以攪和、調和，使之黏為糊狀物。兩事甚為相類。以「脂」、「膏」所𩚑諸藥物，多係冶碎之植物或金屬末，本身皆無黏性，故需靠脂膏黏為糊狀；而用「戠」之經燻燒的牡鼠矢、用「醯」之搗碎的蜣螂，則可不必以油脂相黏，用醋即可調成糊狀，此與「埏埴」之「埏」更為相近。帛書

¹⁷ 「捻」本音「奴協切」（《廣韻·估韻》等），其義為「捏」，用與「撚」同實係出於後起誤讀。參看武建宇、高玉敏：〈說「攢、撚、蹀、趁、捻」〉，《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15年春之卷（總第17卷），頁43-49。

「饀」字辭例多云「以某饀（某些藥物）」，「埏埴」之語則係謂「（以水）埏埴」，二者各自有所省略。由於「埏」等字專用於「土」，故尚不好說帛書之「饀」字直接「讀為埏」，但二者顯應有很近的同源關係，應該看作音義皆近之親屬詞。¹⁸

「埏」等常訓為「和」，正與前引帛書「以豬煎膏和之」等例相合。又帛書醫書「挈」字之意義用法，亦頗可相印證。《五十二病方》327/317「一，以湯大熱者，熬𦵏（𦵏）矢，以酒挈，封之。」《馬集（伍）》頁272-273注謂：

原注：挈，應假為澤，義為濕。赤堀、山田（1985：248）：《楚辭·招魂》：「稻粱稊麥，挈黃粱些。」王逸注：「挈，糅也。」423/413「一，取𦵏（藜）盧二齊，烏豕（豕）一齊，舉一齊，屈居□齊，芫華（花）一齊，并和，以車故脂如（挈）之，……」《養生方》64：「【病最】種（腫）：治柳付，與志（臟）膏相挈和，以傳種（腫）者。已（已），即裹以布。」

同類用法的「挈」還見於天回簡《療馬書》132「𦵏土治，以此泊并湣（弁），以久豬膏挈，如強（糲）𦵏（糲）」云云。又《五十二病方》19「……煎𦵏膏【以】挈之」，¹⁹與前舉簡文「擣之以撚之」更為接近。另上舉帛書原整理者所謂「挈，應假為澤，義為濕」云云，也不能說完全不對，因為「澤（字亦作「洳」）」之常訓即所謂「漸濕」義，與藥方「挈」字用法之亦具「浸濕」義，二者是有相通之處的。

簡文「撚」字與前述「𦵏」字同从「然」聲，顯然應表同詞，可視作即「埏」字聲符不同的異體。如前分析，以棗一斗去核搗成之泥，與諸種已「粉屑之（指稻麥）」、「屑之（指榆葉等）」之物相糅合，最終所成之物，其形態已與一般需用水、酒等送服的藥物大為不同，而更近於所謂「主食」，故簡文言「日三餐」、「餐之」云云，此可謂密合無間。

¹⁸ 陳劍：〈讀馬王堆簡帛零札〉之「四、《五十二病方》的『環（旋）』與『饀』」，《上古漢語研究》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49-51。另參董志翹：〈淺談漢語史研究中三重證據法之運用——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簡帛醫方中的「治」「饀」研究為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168-171。該文仍謂「饀」同「膳」，義為「煎和」。

¹⁹ 「挈」字原大半已殘，舊未釋，此從劉建民先生說。見劉建民：〈馬王堆古醫書殘字考釋札記〉，《中國文字學報》第7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83-184。


四 與「漚」相關的字詞關係問題

《療馬書》之「馬𩚑」條簡86：

斷馬磨（磨-櫪）故棧，取其柁（柁／櫛／籬），以水二斗漬，令漚，一宿，漚，以美醢一參殺，泊，𩚑（煮）烏蒙（喙）一參，……

「漚」字用法與醫書習見的一般之「便溺」義之「漚」（天回醫簡中亦多見）不合，需要研究。

同類用法之「漚」《療馬書》中尚多見，字或作「搜」。如「漚拏（去）烏蒙（喙）」（簡87），「以布漚去魚」（簡92），「漚去宰（滓）」（簡133），「即漚取泊」（簡131），「漚取其汁」（簡136），「即搜拏（去）烏蒙（喙）」（簡84）。從上下文可以推知，其義與「過濾」有關。醫書中相類諸字如「濾」、「沛、湑」、「杼」、「浚」等等，其目的或為取汁液，或為去其汁而取其中固體物，總之重點皆係在「將汁與滓等其他固體物『分離開』」之類。簡帛醫書「浚去（其滓）」與「浚取其汁」一類說法皆多見，亦與上述「漚去」與「漚取」並見相類。

尚未公布的北大秦簡《病方》171背謂「御（禦）渴：取葵，以水三汭煮之，令臠孰（熟），輒更去汭（其）宰（滓）」云云，「更」如依原字作解，實處於似通非通之間。我從上述天回簡材料得到啟發，在應邀審讀《病方》整理稿時指出，「更」應看作「叟」字之誤，其用法與《療馬書》「漚、搜」諸例正同。「更」與「叟」形近易誤，前人已舉出不少例子。最為顯著者即「（三老）五更」與「五叟」之異，如《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陸德明《釋文》：「（更）蔡（邕）作叟。」《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廱」顏師古注：「蔡邕以為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又《列子·黃帝》：「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張湛注：「更當作叟。」見於秦漢簡帛之例，如《嶽麓秦簡（肆）》109/1277的「梗（綆）」字，即誤寫作「搜（）」。

結合文意循音以求，上述「叟」、「漚」和「搜」諸字，皆應讀為「縮」。「濾去酒滓」曰「縮酒」，如大家所熟知的《左傳·僖公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其字又作「茜」。《說文·西部》謂「茜」「从酉艸」（段注謂「以酒灌艸會意也」），古文字學者多認為「酉」係聲符。《周禮·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鄭玄注引鄭大夫（鄭興）曰：「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縮，浚也。」《詩經·小雅·伐木》「有酒湑我」毛傳：「湑，茜之也。」鄭箋謂「王有酒則浚茜之」云云，陸德明《釋文》：「茜，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浚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集韻·尤韻》「筴」、「筴」一字，並訓作「漉取酒也」。又「酉」、「茜」本係一字分化，《周禮·考工記·輅人》「必緇其牛後」鄭玄注：「故書『緇』作『鰈』。鄭司農云：鰈讀為緇，關東謂紂為緇。」《廣韻·尤韻》引作「鰈」，謂同「緇、輅」。皆其相通之證。

進而言之，從同从「叟」聲之「筴」字（竹編的淘米用具）得名之由，亦可體會上述「叟」、「漉」和「搜」諸字與「縮」的密切關係。《方言》卷五：「炊簣謂之縮，或謂之筴。」《說文·竹部》：「簣，漉米簣也。」又「簣，炊簣也」。《廣雅·釋器》「筴，簣也」王念孫《疏證》：「縮、筴、簣、漉四字古聲並相近。筴之言縮也，漉米而縮去其汁，如漉酒然。」《類篇·竹部》逕以「筴」為「筴」字或體。如從語言學角度較為嚴格地講，竹書「叟」、「漉」和「搜」諸字所表之詞，與縮酒之{縮}，可能尚應係「音義皆近」之兩詞關係；但前者傳世古書似未見，我們從語文學考釋、溝通出土文獻用字與傳世古書用字關係的角度考慮，也完全可以就將「漉」等字逕讀為、括注作「縮」。

《周禮·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鄭玄注並云：「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浚之以茅，縮去滓也。」《備急千金要方·肺臟》「治三十年氣疰方」：「豉心（半升）、生椒（一合），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適寒溫，用竹筒縮取汁。令病者側臥……」。以上二者，是分別言「縮去」與「縮取」之例，亦可為《療馬書》「漉（縮）去」與「漉（縮）取」並見之證。

此外，出土醫書中的「漉」還有另一類用法。《五十二病方》400-401：

【蟲蝕：□】□在於喉（喉），若在它所，其病所在曰【□□□□□□□□□□】
 □□】覈（核），毀而取【□□】_{400/390}而【□□】之，以唾漉之，令僕=（僕僕）然，即以傳=（傳。_{401/391}……

《馬集（伍）》頁287注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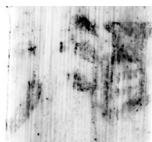
唾，原釋文缺釋，此根據殘筆和反印文釋。漉，原釋文作「洒」。今按：漉，《說文·水部》：「浸漉也。」此處當是加水調和的意思（似是「浸漉」的引申義）。《禮記·內則》：「為稻粉，糴漉之以為醅。」

其說可從。此類用法之「溲」，於簡帛醫書似僅此一見。但同樣用法的「溲」字，在傳世古書中是極為常見的。其字又作「搜」，「溲和」、「搜和」或義近連用，例多不必贅舉。「溲」亦與前引《五十二病方》348/338「治雄黃，以麋（麋）膏脩（滫）」之「滫」音義皆近。《禮記·內則》「藟、苳、粉、榆、兔、薨，滫瀡以滑之」鄭玄注：「調用調和飲食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

據此再來看《治六十病和齊湯法》之「卅（四十）六治消渴」：

· 一曰，苦藟（參）卅（三十）分，龍膽廿（二十）¹⁵⁴分，沈潘十分，圭（桂）₁、定薑（薑）各五分，則（煎）、增（曾）青、白丹各三分，皆治，并合之；取生栝婁（萋）根，擣而提取汙（其）汁，澄濁（清）之，以酒¹⁵⁵藥而丸之，大如起以₂（苡。以）麋（麋）舍（飲）之，日三舍（飲），稍以利為齊（劑）。（下略）¹⁵⁶

其中暫釋作「酒」字者，字形略為特別：



其字應係經過刮削改寫，「酒」形偏於竹簡右側，其左方還有筆畫，不知到底是屬於原欲改正之字但刮削未盡者，還是說其全字就應係一从「酒」聲之字。不管如何，以「酒」聲作解尋找其所表之詞（以「酒」本字作解斷難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再結合文意來看，此字顯應亦讀為前述「（以液體）調和」義之「溲」。其讀音相通關係，猶如前述「縮」之或作「溲」、或作「茜」。天回醫簡「溲」字用法僅「便溺」義（字亦或作「瘦、瘦」）與讀為「縮」兩類，是則此「酒」（或「酒聲字」）讀為「溲」，於用字習慣看亦無矛盾。

簡文「以酒（溲）藥而丸之」的「藥」字，指上文「皆治并和」之「苦參三十分」等等而言，可對比本篇簡119「卅（三十）三治傷飲（飲）方。大戟七分，芫華六分，茈（紫）藟（參）五分，芫三分，商律二分，桂一分，合和；以水漬藥，提取汙（其）汁，以完（丸）藥（其後簡文殘失）」，「藥」字用法同。前引簡文謂以生栝婁根之清汁「溲藥而丸之」，亦可聯繫對比同方後文

161：「・治渴。屑（屑）龍膽，以生苦〈苦〉蔓汁完（丸）之而吞之。」上舉諸文或言「（以汁）洩藥而丸之」與或言「以汁丸之／丸藥」之變化，亦與前引以「邑棗之脂弁之」與以「棗脂／棗膏」「和丸（之）」之變化，二者相類。《外臺秘要方》卷三十「十三種疔腫方一十二首」：「白薑石（二十五兩）、牡蠣（十兩）、枸杞根白皮（四兩）、茯苓（三兩），右四味，細篩合和；先取新枸杞根切六升，水一斗半煮取五升，去滓，納狗屎二升，攪令調勻，澄取清，和前藥熟搗，捻作餅子，陰乾，……」其中「和」字、「藥」字用法，以及「澄取清」云云，亦皆可與前引簡文相印證。

總結上文所論，就其「詞」而言，「過濾」類義之{縮}，天回醫簡和北大秦簡以「洩、搜」或「叟」字表示；「調和」類義之「洩」（記作「{洩1}」），簡帛醫書以「洩、酒（或「酒聲字」）」字表示；「便溺」義之「洩」（記作「{洩2}」），簡帛醫書以「洩、廋、瘦」字表示。就其「字」而言，簡帛醫書「洩」字可表{縮}、{洩1}、{洩2}，「酒」字除可表{酒}外亦或可表「調和」義之{洩1}。其中，以「叟、洩、搜」字表{縮}，和以「酒」（或「酒聲字」）表{洩1}，此皆係前所未見的新知，豐富了我們的有關認識。

附記

本文第一則所及陳寧先生向我指出的虎溪山漢簡相關問題，詳見陳寧：〈虎溪山漢簡《食方》字詞零札〉之「六、臍與臙」，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192-194。本文初稿寫作時尚未及見該文，今改定仍姑存其舊。

參考文獻

一 專書

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蔡偉：《誤字、衍文與用字習慣——出土簡帛古書與傳世古書校勘的幾個專題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19年。

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

二 論文

王挺斌：〈秦漢簡帛文字續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文物》2017年第2期。

后曉榮：〈秦市亭陶文性質的新認識〉，《考古學報》2019年第3期。

武建宇、高玉敏：〈說「攢、撚、蹀、趁、捻」〉，《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15年春之卷》（總第17卷）。

袁國華、蔡忠志、吳長青：〈武威漢代醫簡異體字構形及其價值研究〉，《第三十二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2021年。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收入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陳劍：〈讀馬王堆簡帛零札〉，《上古漢語研究》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陳寧：〈虎溪山漢簡《食方》字詞零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董志翹：〈淺談漢語史研究中三重證據法之運用——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簡帛醫方中的「冶」「饌」研究為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劉建民：〈馬王堆古醫書殘字考釋札記〉，《中國文字學報》第7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劉建民：〈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札記二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三 網路資料

姚 磊：〈讀虎溪山漢簡《食方》札記（九）〉，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661，發表日期：2021年3月17日。

高一致：〈虎溪山漢簡《食方》拾遺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653，發表日期：2021年3月12日。